

尚書今古文集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牧誓第十一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牧說文引作晦段云壁中本孔安國以今文讀

為牧州晦字體小異耳徐邈云牧一音茂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曰殷正月周二月也漢歷志作壁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

野而誓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晦野古字耳

詩大明疏引書

序注段云十七字此亦鄭注

馬曰昧未旦也 謹案呂覽武王至鮪水殷

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謁

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

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曰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龍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注引此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毋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牧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國語所述較呂覽爲信王逸不引其學疏矣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箋會合也莊云古文命與會合字皆从亼王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巛从龜省从日卽天問巛字借爲朝廷之朝又加水作巛以爲清沙之清

其作類从舟聲者小篆也謹案天問爭盟卽詩明釋文一作
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清字作灑亦或省作𠂔小篆作清亦作
淨天問作爭古文明字作囟上从𠂔卽卿之偏旁下與向同
意或从二目作𠂔或加口作明天問作盟古文姓作星詩曰
星言夙編漢天文志作曜史記天官書作精清明亦兼二義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釋文鉞本作戍說文引作戍旄作
髦又龍尾牛尾也古旄龍通說文
鉞申鑿聲非斧
也麾說文作摩

馬曰白旄旄牛尾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
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日遯矣西土之人楚爾雅釋詁郭注詩抑疏文遯李善注俱引
作遯段云尙包據說文遯爲今字遯爲古文
之改

謹案韋昭國語注武王始發師東行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
戊子距戊午度孟津三十一日鎬京至牧野千二百里故云
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史記友邦
作有國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史記無
御事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謹案伏生

說爲天子三公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

元士佐之與公羊何注百二十官應十二子說合蓋古制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也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

門者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史記盧作續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孫云庸左氏文十六年杜注


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蜀華陽國志蜀之爲國肇于
人皇與巴同罔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之女生子高
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其地東接越南接巴
北與秦分西奄岷嶓羌說文西戎牧羊人也髳詩角弓作髦
雙云西夷別名盧左氏桓三十年盧戎杜注南蠻濮周書王
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左氏巴濮吾南土鄭語叔逃難于濮

而蠻又楚蚡冒始啟濮章注濮南陽之國微見立政惟彭不見傳記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虢州竹山縣及金州古濮盧國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擊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也濮在楚西南有擊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後案晉上庸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彭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卽漢武陽縣濮王會解卜人以丹沙王應麟補注卜人卽濮人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于其誓

稱爾雅郭注引作爾說文作爾

爾雅偶舉也攷工記戈祕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注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干爾雅并

也孫炎注所以自扞敵說文戟盾也矛說文酋矛也建子兵車長二丈古文作攷工記酋矛長有四尺鄭注酋發聲直爲矛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釋文牝類引反徐又扶死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無外事釋名索素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史記作殷王紂

婦謂妲己見晉語殷本紀及列女傳

昏棄厥肆祀勿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王伯申讀曰混猶蔽也史記作自

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莊云

據史記厥下遺下皆有闕文今文同王漢石經作任莊云古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一

文讀王今
文讀任

鄭曰肆祭名答問也 謹案禮祭有腥肆燔臠之別鄭注肆

解牲體以祭此舉肆以該諸祭也答報祭也莊云今文言任
父者任保也保父卽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之謂微子
微仲呂覽以爲皆紂之同母兄也謹案古文言王父者大誓
鄭注謂祖父母之族非也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
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王伯申
云迪用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史記無是以爲大夫卿士先作
軌邑作國崇漢書谷永傳引作

宗師古
云古通

今子發惟禁行天之罰

惟禁史記作維共
段云衛包所改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

愆史記訓作
過下同藝文

類聚引作弗醫下同藝文
也勛史記訓爲勉下同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

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

列也 後案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駟當爲四聲之

誤也武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

伐五伐疏及曲禮疏引此經皆無六伐七伐疑鄭本古文無

此四字而史記及蔡邕石經有之今文之異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相說文引作羆段云壁中字孔讀為桓蓋本無正字或借犬行之但

或借亭郵表之桓也魏史記作羆熊作豺羆作離說文离字下曰獸陽喬說离猛獸也段云离正字離鳩皆其借字影范蛇皆鳩之別字說文羆古文作羆羆高丽它皆古歌部字

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于商郊弗逐克奔以役西土

釋文逐馬作禦書疏王肅讀御為禦史記鄭本皆作禦段云孔本作

御作逐者衛包所改奔史記作犇

馬曰禦禁也役爲也 鄭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

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 後案陳于野而

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王師所

以異於霸術也鄭深得之

助哉夫子爾所弗助其于爾躬有戮

史記勸訓
勉躬訓身

鄭曰所言且也 謹案言爾躬不言双戮守文王罪人不奴
之法仁於夏殷之制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三終

仁和邵順穎校
桐城姚禾築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四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洪範第十二

周書

左氏春秋說
文引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問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莊云武王卽位之十一年克殷立武庚以續殷祀釋箕子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封之而不臣其後二年紂喪畢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曰歸者喜之也

王乃言曰烏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

攸敘

史記騰作定協作和彛訓常攸訓所
五行志攸作適段云適說文適字

馬曰陰覆也騰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謹案陰降也古

降讀戶隆切與陰爲雙聲陰騰猶言陟降堯典言黜陟左氏

叔父陟恪亦陟降之異文也協合也言天升降下民各因其
材而篤之王者承天布化當理敘其五常五倫我不知其次

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陞說文引作壘
又云古文壘段

云壁中文孔讀作壘衛包改陞漢石經作伊段
云雙聲汨漢石經作白段云今文从段借字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史記畀作從疇作等漢五
行志訓爲九章斁說文引

作殛斁也史記徐
廣注一本作釋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

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鯀則極疲禹乃嗣興

極釋文本又作極段云當作極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與禹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漢五行志曰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鄭注大傳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初一日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 鄭曰行者順天行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敬五行志孔光傳引作羞菽文志釋爲進段云敬古文羞今文孫云羞蓋羞字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二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醴

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王

傳

曰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說文叶叶皆古文協字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傳作王五行志說爲君說見後

孔光曰蝕對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思聽失大

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喪降 段云皇之不極是爲

大中不立

次六曰乂用三德

又五行志漢石經作艾後案說文引堯典傳壁中書凡訓爲治之字皆當作雙

次七日明用稽疑

說文叶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小徐繫傳疑今文借疑字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眾也徵驗也謂厥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谷永傳作贊段云經當作嚮
漢人字威史記五行志皆作畏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一五行

史記無一至九九字漢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相連
無六字蓋今文九章無一至九九字古文有之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左氏疏洪範以生數爲

次六府以相剋爲次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馬曰金

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白虎

通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

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包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又云五行所以二陽二陰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濁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蔡氏曰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段云今文尚書思下有生字

異義今文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同古文鄭駁之五行傳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董劉歆班鄭說皆同此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江氏聲曰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

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相見之次也 後案
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要以伏鄭爲定易四正卦東震爲木
爲足爲動西兌爲金爲口爲說言北坎爲水爲耳南離爲火
爲目虞翻易象坤爲土爲思離爲見爲光爲明坎爲虛爲入
爲納皆其證也素問爲醫家言月令言五藏位次言各有當
與八卦九疇言理氣象數者不可強合爲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段云今文尙書作思心曰容洪範五行傳鄭注

容當爲睿以古文正文也漢五行志應劭注容古文作睿繁露說苑戰國策高誘注荀悅漢紀晉書隋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皆作容詩凱風傳小旻箋作叡睿之小篆也顏師古漢書注改容作容以傳合古文尙書不知容與睿形音義皆異也史記與古文同或後人以今本改之

鄭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

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睿通於政事 馬

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史記又訓治哲訓智五行傳又作艾睿作容正

義鄭本哲爲哲鄭讀爲哲五行志王肅作愬云愬智也王伯申云謀敏古同音

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鄭曰皆謂

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

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 書大傳鄭注

曰心明目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

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五行之氣降生五材

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能用之聖人亦不能

去然此氣之粗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

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

見中庸鄭注

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

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於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於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 鄭曰

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諸盜賊之
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
司馬也 大傅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四五紀一曰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鄭曰星五星也 謹

案星辰隨時刻而不同所以紀歲實月離日躔後世以之分
天部也歷數上推往古下推萬世後世所謂運算轉曆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洪範五行傳作建用王極下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同鄭注王極或皆爲皇極五行志

作皇極傳曰皇君也莊云諸本皆有一誤皇極當作皇皇建其有極當作王卽下文王極之數言是也五行傳建用皇極當作皇王之

不極當作王

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

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
以一體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厯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
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不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建
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

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敷史記
作傳

馬曰當敘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 疏曰五福生於五事
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敘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云敬
用五事而云敘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故以勸民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

馬曰以其能敘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錫女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後案古錫賜上下通稱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釋文比毗志反段云漢石經此兩無

字作無下無偏無黨字作毋最有分別古文尙書別皆作毋謹案此皇字亦當如大傳作王說見王極之數言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歸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文羅馬力馳反又來多反疏曰時人下或有德字鄭王注本皆無德字疑行字也莊云文義富有德字諸本規○羅史記作離大傳作麗段云古離訓分亦訓合漢隸變始作有羅字蓋羅字之或體馬木當同史記衛包以俗字改之開寶間又改釋文也協大傳作叶謹案此節兩皇字皆當作王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 謹案有守有所不爲故馬曰舍也念卽念用庶徵之念

鄭訓微爲駿則傳訓法也言庶民之貴者汝以官人之法武
之其未合於中行而亦未屬於魯教者汝以寬大之法容之
而汝出汝常和汝顏色曰予所好惟德則所念所受之人已
知表率汝又勉五福以法則爵祿之斯人皆日進於德而協
於王建之大中矣

無虐貧獨而畏高明

史記作毋侮寡大傳作毋侮孫寡列女傳引同釋文無虐馬本作凶侮畏寡音威

孫云詩正月釋文傳本又作執蓋假借字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段云鄭以古畏威通威謂

恐嚇與馬孔說異 謹案詩曰不侮寡寡不畏強禦馬說爲

長 後案揚雄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馬此注所本與下高

明柔克同文異解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事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

女用咎

兼潛夫論作循段云循爲脩之誤形近也脩又爲蓋之誤聲近也邦史記作國無好下史記無德字孔疏無好

對有好又云傳以好德言之又云定本作無惡疑誤耳是正義本無德字也定本亦無德字但好誤作惡蓋後人從傳文增入德字宜改正王

觀察云好與咎爲韻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

爲天子結怨于民 謹案而女也正人有爵祿方能布善行

于下女弗使有好于而家謂未封微子爲殷公以續殷祀與

周爲賓客時人斯其事言殷民受紂之餘殃將自作不靖也

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女雖錫

之福其作女用咎箕子知紂卒無後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

王雖封爲二王之後而卒叛亂覆宗絕祀也此義本之尚書
既見又案箕子自稱我稱武王爲女以資師之道自處也示
罔爲臣也本紀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此數言存
殷祀之大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釋文陂音秘衛本作頗音普多反。段云
衛包奉元宗詔改爲陂宜更正此條釋文

開寶間李昉等語也

史記玉篇尚作頗義唐
時尚書多作誼義古音義宜誼同魚何切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好說文女部引商書
曰無有作致段云壁

中文孔以今文讀爲好有呂
覽轉非引皆作或古同韻字

馬曰好私好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平事定字云當作采
見堯典無漢石經作

母

鄭曰黨朋黨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曰臬極之敷言

史記皇作王敷作傳下同謹案馬本皇亦作王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謹案極之敷言即上文無偏以下四十八字是也

是舞是訓于帝其訓

舞史記作夷下訓字史記作順下是訓同謹案馬本同史記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王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謹衆言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爲教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馬王義似曲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主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克後漢書鄭
興傳引作剋

馬曰克勝也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

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變史記作內段云古內入通
用入變同部字此今文作內

也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
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
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潛左傳史記作漸段云谷
永傳作湛漸蓋今文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

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傳曰沈潛謂
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
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杜預
左氏注曰沈潛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
己本性乃能成全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
食儔珍異也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漢石經凶上有而字段云漢人引此三見皆無其字僻史記石

經王嘉傳作歷後案說文無惡字古止作忒

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馬曰忒惡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說文作卜筮說文作筮周官省作筮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釋文蒙武工反徐凶鉤反正義鄭本蒙作霽聲相近

○霽史記作濟鄭本同蒙史記作霽大卜註作霽當以鄭王作霽衛包改作蒙驛史記作涕說文作團同行也尚書曰日團團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莊云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團正義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惕爲團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團注云團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梯今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團故鄭依賈氏所奏定爲團古文則爲梯故鄭云爾史記從孔安國所受古文作涕東晉古文參用古今又作驛今古文曰團皆在曰蒙之上段云霽即霽之俗義與季一字今古文同也克太卜注作尅悔說文作解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讀爲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史記作卜五占之忒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團霽克也二衍賈謂貞悔也將立

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
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兩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
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雲者氣
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殺氣之色相見也內卦爲貞貞正
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家多變故言衍貨也

馬曰占用二占筮也 王曰雲天氣下地不應闢冥也圍覆
釋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
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行其爻義以
極其意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立是能分別卦兆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卜筮各三人大

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書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
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庶人漢石經作

庶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謹案則法也於常法有變動必有

大疑先竭其心思詢於卿士庶民而必決之蒼龜者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易所謂人謀鬼謀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

高郵李楮云逢字句絕與上从同爲韻史記身字字上皆有而字

馬曰逢大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竟內則吉竟外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暘史記作暘燠史記漢志王莽傳公羊何注皆作奧下同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

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

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謹案書大傳以貌

配兩言配暘視配燠聽配寒思配風鄭所本與下休徵咎徵

合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曰時五者史記作是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來備荀

爽傳作五應咸備僞孔以曰時絕句屬上讀非也敘史記作序蕃作解說文引同後案是氏古通廡史記作舞釋詁作蕪

假借字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史記作凶古通

江聲曰極備卽所謂極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

聖時風若

又史記作治哲史記作知五行志作哲蔡氏作哲

書大傳鄭注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所謂聖聖

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

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

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借恆陽若曰豫恆煥若曰急恆寒若曰

象恆風若

釋文豫徐又音舒正義鄭王本作舒史記作舒五行志公羊何注同大傳作茶象史記作霧大傳作茅後

案鄭當作茅正義改鄭以就傳也恆史記皆作常

鄭曰狂倨慢也恆常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

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煥之咎氣來順之急急促自用

也茅象見冒亂也 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不艾

厥咎借厥罰恆陽不愆厥咎茶厥罰恆煥不謀厥咎急厥罰

恆寒不聖厥咎茅厥罰恆風鄭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

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也君臣

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恆陽也君

不視察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恆燥
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政促迫故
常寒也爭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爭冒矣思心曰土土主
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納兩鳴寒燥之徵
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恆風也 謹案五行
傳於維金木水火沴土之下又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
營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位上之疴乃七十子所傳
微言大義夏侯勝以諫昌邑王者足以補經正義以左氏天
有六氣陰屬天陽屬風雨爲庶徵之三晦明卽寒燥不及太
傳鄭注之精確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

省史記作甯馬同
古通俊史記作曉

馬曰言王者所管職如歲兼四時也 鄭曰所以兼休徵咎

微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
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
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傳曰師尹眾正官之吏 孫云易者
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俊者說文俊材過千人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鄭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

金妃故星好焉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

木克土土爲妃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

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金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
十爲木三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
兩滂沱推此而在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
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閏合於黃道也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
常法以齊其民 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
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
日之所行爲中道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
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

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後案漢天文志曰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五行傳以恆陰配王之不極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日月亂行之事王省惟歲以下皆言皇極之得失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心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

是人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大耳康甯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請皆生姣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孫云說苑河間獻王曰尙書五福以富爲始蓋今文尙書一曰富二曰壽 謹案攸好德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失其所養好惡遂遠惟聖人根心生色所謂性之也考終命者堯命舜曰天祿永終詩旣醉備五福之應高朗令終令終有倣振鷺之以永終誓大誥之攸受休畢周公之成文武德成康所以畢命皆是也蓋如堯舜三王之受命子孫賢聖則能敬承之不肖亦不能損其令名大德受命其量無極包上四者而言之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馬曰凶終也

鄭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愚懦不

壯曰弱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富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甯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令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

大中故弱也 謹案鄭以六極配五事皇極本之五行傳五行志又以心思不容其極凶短折反之爲考終命言不從其極憂反之爲康甯視不明其極疾反之爲壽與鄭異義者蓋今文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三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作不馬本同說文引作不參段云陸中書孔安國讀爲豫釋文本

又作忬段云忬卽念也

謹案既克商二年卽洪範之十有三祀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史記作穆一切經音義引作睦古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

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

穆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 傳曰穆敬也戚近也 謹案

言二公分疏未可近我先王也莊宗伯云吾與爾三公之卜

非武之夢也據逸周書史記武王是年六十有二矣

公乃自以爲功

功史記訓爲質

謹案功事也公爲王請命又請以其身成文武之德也

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馬曰壇土堂 鄭曰時爲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 謹

案不於廟而爲壇墀者特禱而卜非常事也

植璧秉珪

植史記作戴珪作圭下同鄭曰植古置字段云秉古以爲柄字

謹案璧珪以禮神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冢官三公執壁上公

執桓圭蓋周公以三公兼分陝之事故以二者爲質也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

冊史記作

策某作王發選厲虐疾作勤
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莊云是有二字屬上讀丕史記

頁作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謹案有史古文作又通右丕子何休公羊注諸侯疾曰負茲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冊言於爾二王是保右之其負子之責在天請以旦代請假年於武王且以身終其事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

考史記作巧

謹案仁存也考壽考也不與丕古通言子存而且壽固能制
作禮樂致三王之德於大平而今天下未洽元孫之材藝遠
過於旦存一年則祖考子孫臣民蒙一年之福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謹案敷傳通助也段云佑俗右字孫云說文祐助也

馬云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祐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史記祗訓敬寶作葆朱云寶保古通作葆段云墜俗隊字

鄭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莊宗伯

曰墜寶命非失天下之請言東方未靖再動兵革恐文武之

受命既純而後之人禱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歿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謹案言成德永終之事命不在我則三分陝我亦不致任

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文選引作襲
注云襲習通

啟筮見誓乃并是吉

莊云史記謂爲乃見誓乃吉爾衛卜筮
作公曰乃遂是吉又曰卜日違筮日違并

古文作論詳
古文甲乙篇

馬曰筭藏卜兆書管 鄭曰筭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管
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伯申云虞雅筭管
箠也是筭爲簡屬馬鄭失之

公曰體玉其罔害

史記無體字周官占人玉藻
鄭注罔皆作無史記亦作無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餒俟能念子一人

莊云
永終屬

上讀是圖二字屬下讀史記作茲道能念
予一人段云古訓餒爲道今文蓋作茲餒

馬曰一人天子也 鄭曰茲此也 莊曰周公開筭見書知

許所請故言兆體王其無害言新者若再受天命然受三王
之命告以天祿永終是圖謂占書龜所告之謀也茲益也周
公言歸俟爾命及見書所示之謀知三王所以命周公者曰
艱大日益若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事亦見占書能任也任

念予一人言不許用公疾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翼史記訓明段云爾雅翼明也郭注引書

翌日乃瘳則有注引書漢書文選注引書及孔傳並作翌說文翌日明也从日立聲羽从羽亦立聲翌翌假借字尙書此字凡六見此及大誥翌日召詰二翌日願命翌日翌室皆當作翌衛包攸改作翼不知翼訓補訓敬從羽與聲與翌音義各別不可不辨正也

鄭曰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 謹案武

王遺疾甚危公精誠卜禱一日而瘳易緯所謂陽感天不旋

日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維

喪如字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子

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瘵瘵後二年崩
崩時年九十三矣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歸封於管羣弟
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
非之故流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 謹案武王崩年蓋六
十有四說見上經不曰崩而言既喪鄭以爲三年喪畢服除
是也周公時爲太宰武王喪畢成王年已及壯百官仍總已
以聽於周公管蔡因之啟商惑問王室曰流言者不知其主
名也史特書管叔及其羣弟而不言武庚淮夷與奄者著其
首惡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說文隸法也從辟從井周書曰

我之不辟馬鄭
首辟傳用說文

鄭曰避謂避居東鄙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有謙讓之德我反有欲位之誘無以告於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謹案說此經者墨子象恬下至馬鄭及偽孔諸說謬亂不可勝辨惟魯世家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得之此卽公羊子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又云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蓋聖人所在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周公豈得避流言而出奔乎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 王曰東格邑也魯

蔡與商奄共叛東故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歸
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謹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
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諱詞也魯世家言周公
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
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詩毛氏及王肅皆本之此定論也鄭
氏之誤于寶易注從之意以成王感悟迎周公歸而後東伐
耳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卽此所云居東
二年也又曰三年踐奄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
周公於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諮庶邦作多方皆三

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蒞之
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鵒

胎俗詒字詩序作遺段云鄭亦作詒說也說讀如稅

詩正義多誤作怡悅也非是

鄭曰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
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鴝鵒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鴝
鵒也鸛子斥成王 謹案鴝鵒序云周公救亂也鴝鵒巧鳥
也既取我子喻管蔡曰無毀我室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謂
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
不能比隆於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
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之

王亦未敢諂公

請史記作諂段云玉篇云信古文作諂集韻口信古作諂皆本說文玉篇從立心非從小也

史記作諂乃諂之誤莊云古文尙書作諂今文尙書作信作諂作諂作諂皆誤也

鄭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謹案成王以爲天下既定矣卽奄與五十國之姦勳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或敢侮予未有室家之維旨曉曉爲哉蓋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萌矣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盡

斯史記作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傳曰二年秋也蒙

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王與大夫盡弁以敗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

史記徐廣注
說一作簡

鄭曰弁爾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
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釋文噫馬作懿云猶儻也謹案懿音錄抑古皆通用莊云信句抑公命

我勿敢言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史記

無新字釋文新
逆馬本作親迎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謹案我國家禮亦宜之者詩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九罭我覯之子衮衣纁裳周官上公之禮冕服九章八壺八豆八簋是也大傳以爲賜魯郊禘非也成王於周公親則叔父尊則保傅非若湯之於伊尹也雷風動威而著親迎之禮孟子所謂尊德樂道必有不召之臣豈僅得禮之謂哉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曰 馬曰反風還反也 謹案出郊者著新迎之速傳謂以玉幣謝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釋文築本亦作筑謂築其

根

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

者起其木拾其禾乃無所亡失也 傳曰此以上大誥後事

因武王喪并見之 謹案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傳本之是

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終

仁和邵順親
桐城姚永鑿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釋文馬本作大誥爾多邦正義鄭王本猷在誥下案王

莽大誥訓猷爲

道亦在誥下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王曰稱成

王命故稱王傳同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入歷服弗

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釋文弔音的又如字莊云弔爲叔之說古文弟弟字

相近釋文割馬作害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鄭王同馬讀傳以延洪屬讀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謹案弗弔猶言遭家不造也不

少延謂武王之享國不久也造哲言作哲也迺道康安格至也

己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

不忘大功子不敢閉于天降威己漢書作熙師古曰嘆辭蓋古

云反徐音憤用漢書作比莊云蓋今文作志訓比志字絕句

此閉字東晉古文所改于天降威用甯帝室于乎通則此當

于威絕句王絕 又云按莽誥及傳疏今

古文皆無于字 案天降威三字屬下讀

段云漢武詔云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用此經也敷賁江氏聲

讀敷為傅賁為奔以為疏附奔走之臣 謹案敷舒也賁讀

如憤言爾邦君御事發憤以布文武所受之命當不忘黜殷

大事予不取壅閉汝 王伯申云忘與亡同失也

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鄭曰受命曰甯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詔故先云然
謹案用說文卜中乃用也天降威猶言天降割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

說文云古人齋從其
周書曰我有艱于西

段云壁中文孔讀爲齋此
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紀莽
作犯

馬曰腆至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子復反鄙我周邦

鄙莊云一切
經音義引詔

定古文官書圖畫二形
同此卽古文圖字也

馬曰疵瑕也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 謹案國有疵者

謂管蔡也王肅及傳以天降威謂三叔流言非是左氏春秋

曰鄙我亡也 莊云禮方進傳固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蓋今文說今文鄙作晉即古文圖言
天反覆圖謀我周邦金縢曰是圖茲攸俟即三龜習吉之告
猷也

今蠶今翼日

段云翼當作
說見金縢

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枚甯武圖功

大傳獻作儀說見舉陶說
段云莽詭作民獻儀並存

今古
文也

謹案言有賢者十人輔子以德必能撫安武王所圖之功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并莊說
見前

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子得吉卜子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通播臣

傳曰尹正也正義即顧命百尹也 謹案通亡播散之臣謂

祿父蓋武王崩商奄五十國俱不會葬卽成王卽位又不朝

故曰通播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

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艱魏石經作難

鄭曰汝君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畔其爲

難大 謹案艱大民不靜前卜辭也在王宮邦君室謂管蔡

也考翼謂父之所敬違卜後卜辭也此阻撓國政之言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烏乎允齏鏹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予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子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

造葬諸作通恤說文作卽古通

馬曰造遺也 後案于造天役猶文侯之命言造天丕愆也

謹案義宜也綏安也無愆愆也愆慎也誠也言于我不知自憂爾君臣猶宜勸子曰其誠于憂不可不成前甯人所圖之功也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替葬諸作僭爾古注替不信也段云魏三體石經作替是今文作僭

古文作普篇末天命不僭則今文爲長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甯王與我小邦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烏乎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畏葬諸作威釋文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違省

丕葬諸作不通

爾知甯王若勤哉天闕越我成功所

闕越莽誥作越勞段云闕越秘古通用慎也蓋今文

多一勞字今文當衍一字猶民獻今文作民儀莽誥作民獻儀兩存今古文也越兼慎勞二訓

謹察天慎勞我於成功所言大功之成未有不慎勞者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闕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化誘莽誥作告

謹案化誘猶言誥猷也

天棐忱辭

忱孔光引作謙古通

釋詁棐輔也忱誠也

其考我民

莽誥作天其累我以民

謹案考成也考民猶言天其相民也

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

曷莽誥作害下同

天亦惟用勳愆我民

莽誥作天亦惟勞我民段云今文少一愆字廣雅勳勞也愆有勞訓則勳字或後人

所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

畢葬誌作輔

謹案曰卒曰終曰畢皆所謂成文武之德也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而後前甯人攸受休畢洪範所謂考終命也此驟股命亦前人未竟之事故曰若有疾葬誌不識此義而改爲輔失之遠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冀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正義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肯有弗

字孔博衍之鄭王本則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其子有後弗棄基一節蓋先儒妄增之後案莽語無此一節晉人據以妄刪之耳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謹案考翼之名乃邦君御事首鼠兩端者所造以阻撓國政者故言今若手無策以任三監之敗壞武功爲考翼者肯曰吾父兄有賢子孫弗棄前人之基業乎

肆子曷敢不越中救甯王大命

印莽語作身救作應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莽語作長

謹案兄考猶言父兄也友親友民養指邦君御事上節實難於身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徂東極者

王曰烏乎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謹案肆恣也直責其自恣適已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枕爾時罔敢易其邦

由哲萃詒作助國道明法萃詒作定後
案說文鷹部念古文法形相似而誤

蔡氏曰爽明也十人謂十亂

矧今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戾萃詒作定
傳訓爲罪

謹案天降戾卽天降罰也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釋文易以或
反謹案如字

謹案人指武庚鄰指管蔡所謂在主宮邦君室也胥相也言

三監同謀欲代我室正天之黜殷命而使之自伐也爾乃不

知而爲之辭其有愧於十亂多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

甯人 隔莽詰作
齊占通

于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

指莽詰作旨願注美也王肅及正義並同

段云作指者
衛包所改

蔡氏曰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

謹案順前王美

意欲盡天下疆土而安之

胡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後案武庚罪非首禍管蔡惡不忍言歸之於卜以順天命而
已聖人之公且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六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四

六